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三十七回 古廟杉松巢水鶴

「她是你的妻子？」衣紅的同情心又發了。 黑人說：「是的，只是我們舉行的是冥婚，她死後我們才結婚的。」

「那有效嗎？」衣紅又問。

「有效？哈哈！哈哈！」黑人慘笑了幾聲，又說：「兩個人在上帝面前結婚，又到法院辦理離婚，不都有效嗎？我們是在魔鬼面前結婚的！丹妮說過，她要是永恆的婚姻，上帝做不到，我做到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恭喜你呀！可是，你幸福嗎？」

黑人說：「當然！四十年的銀婚！四十年！如今還有幾個人把婚姻當正經事？我等到今天，就是要證明給世人看，我的愛是真誠的，我的承諾是神聖的！妳沒見過那些不負責任的單親家庭？男女只顧一時的苟合，為此付出代價，禍延子孫，那才叫不幸福！人間的苦難，有哪一種不是來自兒時的不幸？個人心理的失衡，最後就成為社會的亂源。」

衣紅說：「這樣說來，你的成就比上帝的更大！」

黑人贊道：「不錯！妳有眼光！」

衣紅說：「偉大的行為需要偉大的心靈，才能成為偉大的典範。」

黑人自信地說：「我有偉大的心靈！」

衣紅說：「偉大的心靈要言而有信喔！」

黑人略略猶豫了一下，說：「那是當然……」

衣紅說：「我是說，打天下要用武力，治天下則靠智力。要讓你的子民心服口服，你應該提倡感恩圖報才是！」

黑人說：「有道理，我號稱復仇天使，誰不感恩圖報，我先將他剝成肉泥！」

衣紅說：「那麼你想想，如果不是他們兩位，你能有如此幸福的婚姻嗎？根據統計，全世界沒有一對夫妻不吵架，百分之七十要離婚，百分之五十會打架！而且所有戕害少男少女的浪漫故事，都只講到『從此過著快樂幸福的日子』，以後呢，都成了冤家！今天你能有銀婚紀念日，應該開個震古鑠今、別開生面的感恩大會才是！」

黑人聽了，哈哈大笑，笑聲卻帶著一絲淒涼，淒涼中又隱含悲哀：「小姑娘說得好！正合孤意！人不能太自私，是吧？我很感激他們，妳沒看到嗎？我讓他們享受了四十年的平安幸福，難道這不是感恩？只是，只是丹妮呢？她是個愛笑的女孩，從來沒有傷害過別人……」黑人突然猛力一拍桌面，「啪」的一聲，那水晶桌從中斷裂，每個人都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響嚇了一跳。

黑人狠狠地說：「還有誰聽過她的笑聲？還有誰記得她的容貌？什麼叫做公平？為了她，我把自己的容貌也犧牲了，你們見到的這個影子就是我的尊容！世界上只要有黑暗的地方，就有我的身影！只有黑暗是公平的，寒冷的極限不過是絕對零度，可是熾熱的上限卻是無止無盡！上帝在哪裡？在那最熾熱的頂點！而我，我就在你們身邊！」

衣紅說：「不過，還有一點不夠公平，他們兩個都見過丹妮。我們這些不幸的人，雖然無緣親見丹妮的音聲笑貌，你總該讓我們分享一點光輝吧！」

黑人歎了一口氣，說：「你叫我說什麼呢？憑著仇恨，我可以把星群搗成齏粉！一旦感到愛，就連精鋼也要化為柔絲。恨能令人堅強，愛只會讓人柔軟。我知道妳這小妮子的陰謀詭計，可是我心中的確充滿了愛啊！問題是我還能愛誰？」

衣紅說：「丹妮呀！連我都開始愛她了，快點告訴我吧！」

黑人說：「可是，她不能愛我呀！更不可能愛妳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雖然同樣在說『愛』，顯然你我的觀念有極大的差距。我們中國人認為，『愛』字是『受』、『心』兩個概念組成，只要接受了，放在自己的心中，就是愛！可以愛人、愛物、愛一切可以愛的。丹妮這個人是你的，只屬於你一個人。而她的芳名活在你心裡，一樣可以活在我心裡！羅貝特、洛麗塔，人人都可以愛她！當你的愛成為大眾的愛時，人人不都成了你的信眾了嗎？」

黑人一怔，說：「妳真是這樣想？」

衣紅點點頭，說：「是的，當人有了這種無私的愛以後，就不再介意佔有了。不佔有就不會有牽掛及依賴，那才是真正的自由。人愛一個人，當然是愛那個人的價值，但一個人只是無數人中的一個。人若自由了，愛的是全部的人類、宇宙，那是無窮無盡的。」

黑人說：「奇怪！妳怎麼能做到呢？可是……」他想了想，突然又恨聲道：「老實說罷！我心中找不到愛！我只有恨！」

衣紅說：「丹妮不是……」

黑人說：「那是我騙我自己的！丹妮從來沒有愛過我！她已經有了未婚夫！」

衣紅說：「於是你把她的未婚夫殺了？」

黑人說：「別自作聰明！我沒有殺他！」

衣紅說：「看來你還有良知！」

黑人暴吼道：「妳少諷刺我！我把他關在深海底下，關了四十年！」

費希曼大驚道：「原來……原來……」

黑人道：「沒錯，就是那個『肉球』！」

「肉球？」衣紅問。

黑人冷冷地說：「我把他的手腳都砍了，我要他恨我！我要他分擔我的痛苦！費希曼的工作就是照顧這個肉球！」

「唉！你真是無可救藥！殘忍到這個地步！」衣紅感歎人世的不幸，就是這些妖孽興風作浪。可是再一想，快樂幸福只是個比較值，本來自己還以為羅貝特是個苦命人，但和這個肉球一比，實在幸福得很。

黑人此時已經坐立不安，他激動地說：「我殘忍？天下還有比他更殘忍的人嗎？妳想想！我每天去羞辱他，欺負他，他卻不斷地安慰我，開導我！天哪！好像那個肉球是我，而不是他！」

費希曼全身戰慄不已，這時再也忍耐不住，「撲」的一聲跪倒在地，痛哭失聲說：「大王爺，您殺了我吧！我照顧這個肉球二十多年了，每天看他那種生不如死的樣子，我幾乎要崩潰了，卻不知道……」

黑人倏地站起，指著費希曼說：「殺了你？你死了還會痛苦嗎？只要我痛苦一天，你們就要陪我受苦！如果你們不願意，我就去找更多的倒霉鬼，讓他們不死不活！人人都得陪我受苦！」

衣紅說：「地獄王！你這是言行不一，不算君子！」

黑人暴怒道：「君子？君子早就死光了！我要找他們算帳！」

文祥說：「何必再找別人？光我們幾個就讓你忙得暈頭轉向了！」

黑人大步走向門外，說：「好！你們幾個通通跟我來！」

這水晶宮最令人豔羨的，便是屋前的一片水晶花園。園裡除了那高大的朱紅珊瑚外，所有的花草都如水晶般透明潔淨。其實這只是分子工程技術之一，因為顏色不過是光線的反射，係根據各層分子的厚度和排列的角度變化。分子工程可以改變DNA的編碼

結構，這種花草由根壓提供養料，細胞則採用晶體結構，成長後便成了活水晶。

黑人一面欣賞這珠寶貝闕，一面說：「羅貝特，你記不記得是個老先生教你怎樣建造這座水晶宮的？今天老實告訴你吧！那個老先生就是我的化身！我知道，要『保存』四十年，就必須讓你養尊處優四十年！」

羅貝特嚇得目瞪口呆，費希曼則是頭皮發麻。這個人真是狠到極處，還教敵人如何作繭自縛！

黑人又說：「你要負責把你的妻女變成水晶人，如果你敢抗命，等我動手時，我把她們變成黑煙，那你更受不了了！」

羅貝特跪下來求情說：「請你饒了她們吧！你要怎樣處置我都可以！」

黑人說：「處置你？我沒有那樣傻！只有當你的妻女都變成水晶人了，這水晶世界才能給你更多的刺激！」

羅貝特早就打定主意，這時裝做跪地求饒，手裡卻藏了一把小刀。他一邊哭求，身體一邊挪近黑人，乘他不注意的一剎，突然躍起，直向黑人心臟刺去。

不料黑人沒有實體，羅貝特用力過猛，整個人穿過一團黑霧，踉踉跄跄地向前衝了幾公尺，好不容易才停住。人人被他的舉動嚇呆了，只有文祥等早就領教過黑人的本領，在一旁看得直搖頭。

黑人說：「報仇了吧？勝利的滋味如何？」

羅貝特一計不成，立刻舉刀用力向自己的心臟插去。哪曉得這一刀下去，竟如刺在一塊石頭上，震得虎口作痛。羅貝特知道沒有指望了，頹然滑倒在地，垂頭搗翼。洛麗塔和莉娜撲了過去，三個人抱頭哭成一團。

衣紅評論道：「你最多只能稱做地獄鬼！要稱王，就得像個王！」

黑人說：「小姑娘又有何指教？」

衣紅說：「如果你連我這一關都過不了，專欺負他們可憐人，不是鬼是什麼？」

黑人說：「急什麼？妳是壓軸好戲！」

衣紅說：「當然急，看你的煙樣，如果被他們打敗了，我豈非無用武之地？」

黑人說：「啣！妳倒真把我瞧成黑氣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看來你是怕我了，好，你不是有天大的本事嗎？我給你出個題目，敢不敢應戰？誰知道你是王是鬼，證明一下吧！」

黑人哈哈大笑：「要看我的本事？好，妳出題吧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想認識丹妮，你把她變出來！」

黑人說：「換個題目吧！這個不算！」

衣紅說：「不會就說不會嘛！我知道你不過是個鬼，沒什麼了不起！」

黑人大怒，手一指，一道黑氣直撲衣紅而來。眾人早就為衣紅的挑釁提心在口，見狀莫不大驚。卻見衣紅面不改色，光華閃處，原本停在門外的汽車，突然往那黑人一罩，連他放出來的黑氣也一併籠在車裡了。

衣紅笑道：「果然是草包，這叫黑氣宮！給你住一輩子吧！」

原來這是杏娃與衣紅商量好的策略，要趁黑人不注意，一下子把他困在車內。此舉只能成功不能失敗，因為雙方有言在先，當局能動用的能量，只限於這部汽車和文祥的佛珠。佛珠已經用上了，如果車子不能困住黑人，除非電腦食言自肥，否則四人終將難保。

黑人急怒交加，立時化為滾滾黑氣，在車內變化無已，想找出一絲縫隙逃逸出來。不料那車是電離罩作用，不管黑氣漲大縮小，始終無隙可乘。

眾人一見，莫不額手稱慶，左非右還向衣紅豎了個大拇指。

不料衣紅卻皺起眉頭，說：「先不要高興，還有下文。」

果然，那黑人又凝成人形，說：「現在可以談條件了吧？」

衣紅說：「有什麼好談的？如果你只是個小鬼，我把你交給當局處理就算了。你若真是地獄王，我敬你三分，咱們再來談條件！」

黑人說：「你要我怎麼證明呢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見過大法王，人家說一是一，非常有信用，那才是王者風度！」

黑人說：「我也講信用呀！只是講法不一樣而已！」

衣紅說：「大法王從來不傷及無辜，不損其王者之尊！」

黑人舉起一個被白線網住的人說：「放心，妳放我出來，我就不傷他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若是王者，車門會自動打開。」

黑人一手提著湯姆，身體挪到車門邊，果然門自動開了。黑人下了車，心裡暗贊衣紅有膽識，嘴上卻說：「小姑娘，妳不怕我食言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有什麼好怕的？我隨時隨地可以再把你關起來。」

黑人說：「我怕沒那麼簡單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不是約定要做該做的事嗎？」

黑人說：「那又怎樣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告訴你，我們要當你的面，把那個肉球救出來！」

黑人楞了一楞，說：「妳是說真的還是假的？當我的面救他？」

衣紅說：「就我們四個人，多一個都不算本事！」

黑人點點頭說：「我懂妳的意思，妳想給他們幾個解套？好極了！反正待會回來，我又多了幾個吆喝的奴僕。」

衣紅說：「多謝主人，保證我的歪點子比你的精采，我們走吧！」

黑人說：「等會，有件事我要先辦。納金高，你過來。」

納金高一直躲在眾人後面，希望別人忘掉他，沒想到還是被點名了。他硬著頭皮，磨磨蹭蹭地走出來，黑人說：「你殺人越貨、姦淫擄掠都與我無干，怎麼敢惹到我朋友身上？把黛薇夫人的鑽石拿來。」

納金高嚶嚶地說：「被維辛康堤帶走了，我是來看老朋友的，一粒都沒帶。」

黑人說：「你說一句謊話，就欠我一根指頭，現在欠三根了！」

納金高嚇得發抖：「我沒有騙您，我對上帝發誓！」

黑人說：「既然你對上帝發誓，我就還你現世報！現在左手已經沒有指頭了！為了讓你說話，暫時給你止痛。」

眾人聞言，目光都射向納金高的左手。果然他的左掌已斷，自己卻渾然不知。他還在考慮怎麼圓謊，聽黑人這麼一說，舉起左手，竟然只剩下光桿子。

「大王呀！我說的是實話！請您給我變回來吧！」納金高求饒說。

黑人說：「這不是魔術，也不是幻境，只要你說實話，另一隻手可能還保得住。」

「大王怎麼知道是不是實話呢？」納金高不敢隨便開口了，他一生中說話假多真少，如今連他自己都無從分辨，現在黑人一口

咬定他在說謊，反而令他不解。

黑人說：「告訴你吧！黛薇夫人在我這裡買了保險，你口袋裡那顆二十克拉的鑽石，上面有根白金鍊子，實際上是個多功無線電發射器，也就是我的耳朵！」

納金高面如土色，期期艾艾地說：「那……我……我說的話，你都……知道了？」

黑人說：「是的，現在我只是要羅貝特知道，我叫費希曼來通知他，把你留下來時，事實上已經救了他全家的性命！我不能讓他死得那樣痛快！」

納金高知道大事不妙了，反而抗聲說：「我是奉了十二黃道組織白衣長老的命令，來此收集鑽石的。羅貝特藏著幾顆名鑽，你殺了我也沒用，他們還會派人來的！」

黑人說：「難得這幾句我難判真假！哼！十二黃道組織，不過是些不成氣候的傢伙！看在他們跟當局作對的面上，姑且饒你一命！可是鑽石我要自己送去！他們上次向我買了幾顆氫彈，到現在還沒有付錢！」

納金高說：「可是鑽石拿不出來。」

黑人說：「誰要你動手？你摸摸看，我早就拿來了！」

納金高藏鑽石的地方很隱秘，小顆的先放在一個特製的魚皮包內，然後吞進胃裡。大顆的則藏在胯下，以便隨時取出來把玩。聽黑人這麼一說，他果然感覺胃裡輕輕鬆鬆的，胯下也空空洞洞的，鑽石已經全部失蹤！

湯姆五花大綁倒在地上，接二連三的折磨已讓他火散氣消，眼中露出哀憐的乞求。衣紅怕黑人又節外生枝，便說：「這位年輕朋友是無辜的人，再說，如果不是為了他，我也不會放你出來，你也該表示表示吧！」

黑人想了想，痛快地說：「好！費希曼，你負責把他送回去，然後來水牢見我！」

費希曼領命，這時風不懼和左非右已把湯姆的膠帶割斷，只是他手腳麻痺，一時間還無法動彈。

黑人囚禁那個「肉球」的水牢，是在百慕達三角的海洋公園裡。這也是個水底世界，它與水晶宮不同之處，在於目的與性質。這裡佔地廣大，分成數區，每區各有不同的展覽主題。其中最負盛名的，倒不是鯊魚、水母等道地海洋生物，或哪一種特殊地質、地形的觀賞，而是不計其數的沉船。

在二十世紀時，美國的國際交通事業發達，大量的飛機船隻，經常來往大西洋兩岸。基於商業因素，有人看準了人們喜歡新奇玄秘的心理，便羅織一些傳說，找人寫了一系列的書籍。宣稱在美國東邊大西洋上、加勒比海之北，也就是佛羅里達半島、波多黎各和百慕達島之間，一個數百平方公里的三角形水域內，有一種玄秘的力量，讓許多軍用、民用的飛機及船艦等，都毫無預警地在此處神秘失蹤了。

經過媒體大量的渲染，「百慕達三角」之名不脛而走。然後又是更多的附會，將這裡說得玄之又玄。有人說這三角形水域下面，就是傳說中在上古時陸沉的亞特蘭提斯文明；有人更繪聲繪影，說親眼看到外星人在海底建立了基地；也有一些科學神話，認為這裡地磁變化反常，能干擾各種現代化的通訊儀器；當然也少不了鬼怪故事，當一條船沉了，死鬼便要復仇，然後是更多的死亡、更多的復仇。

二十一世紀商業沒落了，人們也少了一項閒嗑牙的樂趣。地獄王覺得不利用過去那些愚昧的資源太也可惜，再加上他不願明說的原因，便在這裡建設了一座海底公園。並與電腦當局達成協議，以義務性的服務換取額外的電源。

黑人將四人攝至深海的一個海溝中，那裡有一艘萬噸郵輪，平平整整地沉在海溝缺口上。船體中央有幾十間上等客艙，黑人將海水逼去，闢空成為水牢。

衣紅等四人一直利用指語相聯繫，四顆心始終如一，更不必說還有威力無匹的電腦做後盾了。只是限於能量的規模，此行只能鬥智，不能鬥力。

衣紅要求杏娃提供丹妮的資料，這件事難度極大，四十年前電腦聯盟尚未成立，更不用說查找私人檔案了。幸而美國的圖書館資料完整，百年來的報紙雜誌、電視影片，都已利用圖形編碼技術濃縮保存。到現在為止，杏娃已經查出，丹妮確有其人。

文祥又提出一個建議，用立體動畫技術，將一些相片組成立體模型，再以新聞報導做故事情節，攝製成一段一段的影片。到時運用影音系統，在衣紅的操作下，塑造擬真現場。這種方式既不違背最初的協定，又能發揮最大的功效。

左非右曾是三維動畫的高手，對編導工作駕輕就熟。比爾的遭遇讓他感慨叢生，他曾活活地躺在床上十年，供一個醫生做實驗。那種感受與心情，絕對不是三千六百五十天的數字可以代表的。幸而他得救了，感同身受，當然特別同情苦難中的受害者。

為了安慰比爾，並取信於黑人，他決定要設計一個精采動人的虛擬現場。為此，他要求杏娃大量收集當時相關的小道新聞，以及丹妮等人的家世資料。他再依臨場情況，安插即興的雙向互動情節，務必要使黑人相信，這些絕非幻境。

黑人將四人帶到一間牢房內，這個房間約有二十平方公尺，呈長方形，地上十分乾淨。除了一張有護欄的嬰兒床之外，室內空空盪盪的別無他物。

黑人先把門鎖上，他正要開口，衣紅搶先說了：「我們四人先要擺個陣勢，我這叫奇門遁甲術，諒你也不懂！就憑這個陣勢，讓你見識一下我們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！」

黑人哭笑不得，說：「誰有閒情跟你談文化？反正你們插翅難飛，妳愛怎麼死就怎麼死！快擺妳的陣勢吧！」

衣紅便叫左非右和風不懼站在門口，她彎身在地上畫了幾道鬼畫符，然後指著靠裡的牆面說：「黑大王，你看清楚了！這是庚金正位，也就是生門……」

黑人說：「妳講人話好不好？我聽不懂！」

衣紅說：「噫！那你就吃虧了！我是說，鬼魂將會在西邊牆上出現。」

黑人說：「妳見鬼了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不是要我做你的奴婢嗎？你不會召魂！我會！」

黑人說：「妳能召誰的魂？」

衣紅說：「丹妮！」

黑人還來不及開口，一顆頭從床上努力地探出來，叫了一聲：「丹妮？」

黑人手一抬，一個頭連身體的肉團，在一個木架子上，緩緩地升了起來。黑人說：「比爾！我帶了幾個馬戲班的小丑來，讓你高興高興。」

比爾急切地說：「她說召丹妮的魂！是誰告訴她的？」

黑人說：「絕對不是我！我說話算話，幾十年來，我從來不敢褻瀆她。」

比爾便問衣紅道：「這位小姐，請問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用肉球來描述眼前這個人，再傳神不過了。但是他那親切的語調，卻像天使一樣的純淨。衣紅溫柔地回答：「我叫衣紅，若傑說得不錯……」

黑人也大吃一驚：「妳怎麼知道我的名字？這世上還有人知道這個名字？」

衣紅笑笑，說：「知主莫若婢嘛！二〇一〇年三月十八日這天，在奧克拉荷馬、塗山附近，一個叫做銀湖城的地方，發生了一件慘絕人寰的事件！」

黑人怒道：「我們有言在先，妳不能動用其他能量！」

衣紅說：「用得著嗎？首先，這事發生時，電腦聯盟尚未建立，我到哪裡找資料去？其次，你有一套高能量的超級電腦，如果我們越權，你會不知道嗎？」

黑人納悶地說：「那妳怎麼知道這些細節？」

衣紅不耐煩的說：「剛剛不是說過了嗎？我用的是中國的奇門遁甲，能知過去未來。你看下去就知道了！千萬不要小瞧我們中國人！講到動腦筋，你們蠻子差得遠哩！」

比爾說：「衣紅小姐，我還是不懂……」

衣紅知道比爾曾參禪拜佛：「我們是菩薩派來的，您總知道菩薩吧？」

比爾激動得流下淚來：「啊！是觀世音菩薩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差不多，是文殊菩薩。」

比爾說：「阿彌陀佛，我讀過《華嚴經》，我希望我是善財童子！」

衣紅合掌當胸，向比爾施一大禮，說：「阿彌陀佛，所謂善財童子，是善其德、善其能的人，非你其誰？只是身在孽在，意亡身亡。」

比爾說：「菩薩！當如何超生？」

衣紅說：「有身才需超生，無身生又何存？」

黑人不耐煩了，說：「你們胡說些什麼？」

衣紅往牆上一指，說：「這可不是胡說吧！」

只見牆上一個淡淡的人影漸漸浮出，那是個短髮輕俏、活潑美麗的青春少女。「丹妮！」比爾與黑人不約而同地叫出來。

丹妮略怔了一下，緩緩向室內環視一周，比爾在她的腳下，不低頭完全看不到。她大方地點點頭，神色自若地望著衣紅等人說：「嗨！我認識你們嗎？」

黑人自慚形穢，難以啟口，那一端，比爾更是張口結舌。丹妮並不在意，一邊走著，口中還吹著一個向上飄升的大泡泡，那是世紀初最流行的吹法。黑人與比爾心傾神馳，時光倒流，又回到過去了。

黑人問：「妳去哪裡了？」

丹妮四下張望，問道：「若傑！是你嗎？你在哪裡？」

黑人說：「妳現在看不到我，等事情辦完了，我再出來。」

丹妮說：「費希曼（意譯為『漁人』）要請我去坐雲霄飛車！」

黑人說：「那個打魚的傢伙？」這是他們當年的對話。

丹妮說：「你老笑他打魚，他可是進出口公司的老闆呢！」

這時天上一聲雷響，丹妮嚇了一跳，黑人說：「別去了！要下雨了！」

丹妮說：「就是要下雨，我才非去不可！」

黑人說：「為什麼？」

丹妮說：「為了那個呆子呀！我就是要氣氣他！」

比爾忍不住了，說：「丹妮！我知道我配不上妳！」

丹妮四處搜尋，問：「你是比爾嗎？你在哪裡？」

比爾的聲音已經低得不能再低了：「我在這裡！」

丹妮說：「比爾？真是的，怎麼這樣害羞？我每次都找不到你。」

比爾好像只會說這一句：「丹妮！我配不上妳！」

丹妮說：「呆子！你配不配得上，也該由我決定呀！」

「妳應該和若傑好，他才是真正愛妳的人！」

「若傑？他什麼都好，就是太喜歡打人了！我怕他！」

「他只是脾氣不大好。」

「人如果脾氣不好，還有什麼可取的？」

「他很聰明呀！」

「啊呀！談這些有什麼用？脾氣不好又聰明更可怕！」

「他會改過的！」

「你呀！就是喜歡原諒別人！」

「真的，若傑是個天才，妳應該幫助他！」

「我不稀罕什麼天才！我只喜歡人！」

黑人傷心不已，插口說：「丹妮！妳為什麼不稀罕天才呢？」

丹妮說：「天才屬於天！只有人才屬於人！」

黑人聽了，痛哭失聲，說：「天哪！我以為妳會崇拜天才，所以我努力表現……」

丹妮說：「快出來嘛！躲什麼迷藏？你們倆在哪裡嘛？」

又是一陣響雷，緊接著大雨如注。這時一輛跑車駛來，急停在她身邊。丹妮東看西看，一臉失望的樣子，這時，雨更大了。車門開處，她無可奈何，趕緊向眾人揮揮手，鑽進車裡，如飛而去。

比爾看到影像都消失了，才對黑人說：「若傑，人生如夢似幻，我們都老了，她居然還是那樣青春美麗。」

黑人說：「是呀，由於沒有原始資料，我只保留了幾張褪了色的平面相片，不論我用虛擬實境或幻境，從來沒有成功地看到她俏麗活潑的真面目！現在親眼見到，我的心又回到那段夢幻般的歲月了。」

比爾說：「不錯！幸而她只存活在我們的幻夢中。如果成了尊夫人，恐怕今天也是雞皮鶴髮，就算能夠美容，當年的情境也一點都喚不回了！」

黑人露出了多年未有的微笑：「呵呵呵！萬一她也變成我這副德性……不對！我上當了！」黑人驀地清醒過來，轉頭對衣紅說：「妳是不是用了什麼催眠術？」

衣紅說：「笑話！這像催眠術嗎？我好心讓你們團聚了一陣子，不滿意拉倒！」

黑人滿心矛盾，這時再顧不得面子，說道：「我心裡有個疑團，能不能麻煩妳，讓我們再聚一會？」

衣紅說：「好吧！只是你為什麼不以真實面目相見呢？我剛才想盡方法，不讓她看到你的鬼影子，不然她會多麼傷心！」

黑人說：「可是，我發過重誓……」

衣紅說：「那還不是為了丹妮！現在你回到過去，時間是在發誓之前呀！」

黑人一想，高興地說：「有道理！妳們等一下！我馬上回來！」說罷，黑人轉身走到門口，一腳把門踹開，一晃就失去了蹤影。

衣紅忙對比爾說：「快，我們是來救你的，你要去哪裡？」

比爾笑笑說：「謝謝妳，這裡不就是蓮華道場嗎？如果我不幫助若傑，還有誰肯？他已經著魔了，實在太可憐了！」

眾人一聽，這才理解到剛才黑人為什麼說出那句「好像那個肉球是我！」文祥二話不說，以五體投地的大禮，對比爾參拜起來。四人同心，其餘三人也就地參拜。拜得比爾大呼：「你們這是幹什麼？不敢當，不敢當！」

衣紅拜畢，起身對比爾說：「不要以為我拜的是你！」

比爾也笑說：「不要以為我不知道！」

這時，一位衣冠楚楚的中年人，手裡捧著一束白玫瑰，從門外走了進來。那人說：「剛才門沒有關，你們為什麼不乘機逃走？」

衣紅盯著他，笑說：「是若傑吧？該逃的當然要逃，是比爾捨不得離開你。」

若傑說：「你不是說要當我的面救他嗎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的前提是『該逃就逃』，聽了比爾的話以後，是『不該逃就不逃』。你這黑鬼明明不必走大門，卻故意開門送盜，究竟誰使陰謀詭計？誰爭權奪利？」

若傑笑笑說：「既往不究，我是來赴約會的。」

左非右說：「若傑，你的尊容丹妮一定認不出了。來，我給你易易容。」

若傑驚訝地說：「你會易容？」

左非右說：「豈止？我保證讓你年輕四十歲。」

若傑說：「那就動手吧，不過本尊只有四十，別把我變成零歲了。」

左非右手腳很快，只在若傑臉上略一塗抹。若傑往牆上一指，正前方便出現一面鏡子，他看了又看，不由得衷心讚賞：「嗯！這才是我！比那些美容師高明多了。」

衣紅笑說：「這是你的福氣，他從來不隨便給人易容的。」

若傑說：「好極了，將來做我的專用易容奴隸。」

比爾看著若傑，感慨萬千地說：「假若當年你多一分自我克制的本領，今天豈不是珠聯璧合的一對？」

若傑說：「如果人人都是聖賢，那聖賢還有什麼用？」他又客氣地對衣紅說：「衣紅姑娘，時間不早了，我要早點送丹妮回家呢！」

這次是在丹妮家門口，左非右特意把立體影像的位置調低，幾乎是伸手可及。一旦若傑以假作真，要把花束送上，那就是製作動畫功力的大考驗了。左非右一見若傑捧著鮮花進來，就在琢磨這束花如何天衣無縫地交到丹妮手中。電腦要複製白玫瑰不難，難在送花與接花的過程，那種重量轉移的感受，必須計算得分釐不差。最難的是虛擬的丹妮與真花之間的銜接，那種動態與質感要完全吻合，必須得用點小技巧。

萬一若傑一時按捺不住，伸手碰觸丹妮，那一切都完了。虛擬實境雖然可以做到感覺真實，但那需要很多額外的設備，這裡一概都無。一大堆變數在前，左非右一顆心就一直提在手上，隨時準備應變。

人的眼睛非常好騙，只是改變一些光子的折射角度，人就信以為真。若傑把玫瑰花束送到丹妮面前，她用鼻子湊上去聞了聞。這時，丹妮的小妹妹馬上從後面跑過來，伸手說：「姐姐給我！姐姐給我！我也要花！」

小妹妹把玫瑰花拿去了，看上去非常逼真，沒有穿幫！左非右吁了一口長氣。這時，丹妮已坐到草坪上，若傑也坐在一旁。左非右又開始提心吊膽，全神注視若傑的每一個動作。幸而若傑很有風度，兩人還保持著相當的距離。

「丹妮，妳好吧？」

「你怎麼啦？我有什麼不好？」

「唉！人間事十之八九都不能如意！」

「噢！你什麼時候開始這樣多愁善感了？」

「妳不知道，人只有在失去了以後才知道珍惜！」

「既然都失去了，還能珍惜什麼呢？」

「所以，我現在要好好珍惜。」

丹妮把臉一扭，手指玩弄著衣角，說：「是嗎？」

若傑起初還有點猶豫，漸漸地他鼓起勇氣，正想向丹妮靠過去。突然間，他不耐煩地站了起來，在小小的空間中來回踱步。

「你怎麼啦？若傑！」這回是比爾在問。

「我知道這些都是假的！你們好心要安慰我，我也衷心希望能夠接受。可是……這分明是假的，我好像在演戲給自己看！」若傑痛苦地說。

左非右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，自己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，最後還是失敗了。衣紅更是垂頭無言，她深知「繫在何處，解在何處」的至理。若傑如果不能相信眼前的形像，就表示他心中塊壘太重。就在這一剎，眼看只差一線，還是功虧一簣。

看若傑捶胸頓足的悲情，還有誰把他看做萬惡不赦的魔鬼呢？就以嫉惡如仇的衣紅與風不懼來說，他們之所以嫉惡，正是同情弱者的反射心理。眼前的若傑已是不折不扣的弱者了，衣紅心裡自然是不較前嫌，反而寄以萬分的同情。

強者與弱者並非黑白分明的，但也不是輕易就能偽裝的。弱者無法扮演強者，而強者也難以演好弱者的角色。真正的強者絕非色厲內荏，真正的弱者也不在於外表的柔順。只有高明的狩獵者，才真正能嗅出強、弱的氣息來。

若傑幾近崩潰了，他喃喃地說：「我有心改過歸善，但是誰給我機會呢？其實我剛才根本沒有離開，我的廬舍永遠帶在身邊，因為我時時在期待，永恒地期待著，希望能再見丹妮一面。我知道你們是真心誠意為了我，可是為什麼呢？我真值得關心嗎？」

「已經有四十年了，我一直想瞭解比爾所圖的是什麼？這樣做對他有什麼好處？我絕對不會因為他對我好，就少折磨他一分一毫！相反的，我只有凌虐得更深更重！我要拆穿他的偽善！我不懂，我實在不懂。為什麼我心中充滿了恨？他卻充滿了愛？」

衣紅說：「這是因果的問題，種恨得恨，種愛得愛。」

若傑說：「可能吧，我也種了不少愛，只是全給了一個人。我變成她的奴隸，她高興我就高興，她痛苦我就痛苦！可是，我又絕對無法忍受她愛上別人！我怎麼會如此自私呢？我又能不自私嗎？失去了她，我只剩下一個黑色的影子！」

衣紅說：「肉體的愛就是佔有，你也不必自責，生命就是自私的。」

若傑繼續說：「我希望見到她，我試過各種科技，但都不是她！我告訴自己，即令是億萬分之一的機會，我也不能放過！所以明知你們只是安慰我，我也願意相信，畢竟這是幾十年來第一次！但是她已經不在人間了，這分明是假的呀！」

若傑失望到了極處，他脫下偽裝的面具，坐在地上，放聲痛哭！

好漢有淚不輕彈，生命就是一種委屈成長的過程，誰沒有傷心的遭遇？有人不經心，昨天發生的，今天就忘了，從生到死，又得到什麼了？人若不經過深刻的痛苦洗禮，又沒有得到濁淚的清滌，憑什麼成長？

只是，一個人的哀愁往往也是另一個人的反思。快樂幸福與悲哀痛苦的分野，只是比較程度的強弱感受，只有在更深重的痛苦之後，幸福才更令人珍惜。

人人都陷入感傷，文祥環臂肘膝坐在地上，無意中一看，那串佛珠竟然又出現在右腕上。他心中一動，原來又是一種考驗。是了，生活是考驗，生存是考驗，生命又何嘗不是呢？佛珠能捨，安危能捨，又有什麼不能捨的呢？

突然間，丹妮說話了：「若傑，你錯了，我還在人間，而且一直在人間。美色只是一時感覺到的現象，是生存競爭中的避風港，等風平浪靜了，美就改變了。色不迷人自迷，你愛我，愛我那一瞬即逝的美色，當然會痛苦。這是因為你心靈空虛，想用我填滿它。來吧！雖然你我天各一方，但是在比爾和這些朋友的接引下，或許我能替你導通。來吧！精誠所至，金石為開，只要你有心改過，我可以接引你，快過來吧！時間不多了！」

若傑站起來，默默走到丹妮身邊，兩個人手牽著手，走進房子裡。